

1989年底，我也要去美国读博士了。临走之前，于立山、袁剑雄等帮我举办了一次“胡杨《是路就走》告别清华校园原创歌曲演唱会”。请了李蔚、金得哲、周旗刚等演唱嘉宾，词作者邱柯、范波、张磊、黄潮等都到场支持并朗诵了部分歌词。那一晚唱了23首原创歌曲，在中国大陆的校园音乐也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吧，圆满地画了一个句号。

四年后的1994年，《同桌的你》和

校园民谣在神州大地流传开来，胡杨博士此时在美国已经拖家带口地在讨生活了……

回头望望走过的路，有那么多的青春美好记忆，而那些古老的旋律则加深了这些记忆。在这个过程中交到的朋友，也是发自内心最真诚的那种。有这么一个爱好，真的挺好。直到现在，我还偶尔写写歌、唱唱曲、弹弹吉他。一路的歌声，一生的欢笑。

我在清华大学求学十二年

○李文喆（2001级物理）

2019年7月13日，毕业典礼后整一周。六点钟习惯性醒来，吃了早饭，把桌子收拾干净。泡了一杯咖啡，坐到电脑前。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子洒进屋里。放几首喜欢的音乐，开始敲下这些文字。

我在清华求学12年，获得理学学士、经济学硕士、经济学博士三个学位，分别在物理系、经济管理学院、五道口金融学院三个特色鲜明的院系就读。学生生涯要划上句号了，用一句话概括清华教育教会了我什么，我想是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这八个字。“西山苍苍，东海茫茫，吾校庄严，巍然中央”。每次唱老校歌，都不觉泪目。12年了，清华我爱你。

2001年刚到清华，惊讶于清华之大。夏日的清华园，六教东侧的林荫路一眼望不到头。这些年里，无数次在清华园里走过，校园里所有小路都可如数家珍。主楼和大礼堂前，我曾数十次亲手升起国旗。每周都会有新生来看升旗，仪仗队里喊号子的就是我。周日仪仗队会在主楼前广场

训练，军姿、队列、正步。我父母很喜欢我在仪仗队矫正了站姿。队员们至今保持着密切联系，对祖国的热爱、对国旗的责任让我们走到了一起。

经管学院的伟伦楼布满了教师的办公室，每间办公室都堆满了书，仅能容一人落座。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”，用来形容经管学院恰如其分。这里的教授学问低调而华丽，老师们并不热衷于上媒体、搏热点，却甘坐冷板凳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为国家培养经济管理的栋梁之才。即使在我从经管毕业后，恩师仍多次给我指点和支援。记得有位老师刚出差返京，就赶来参加论文答辩，一到现场就说：“因你是经管学院的学生，我才一定赶来参加。”一听此言，心中暖意涌动。

万人（现名“观畴园”）、紫荆、十四食堂（现名“丁香园”）、十食堂（现名“听涛园”）大约是我就餐最多的几个食堂。由于学校大规模兴建并调整宿

舍，一字班（2001级）可能是换宿舍换得最多的一届。紫荆公寓是新宿舍区，夜晚路灯下，伴着花草的青香轧马路，浪漫至极。学生组织议事时，或在几个宿舍楼来回穿梭，或找间宿舍一落座就汇报工作，颇有些回忆。十四号楼是经管研究生的宿舍，2008年收拾行囊，乘出租车和爸妈一起从这里出发搬离清华园，仿佛仍是昨天。

老图书馆是自习者的天堂，座位充足、有空调，开门早、关门晚，近九十年的外墙上布满了爬山虎，这也是读博期间去得最多的自习室。新馆、文科馆、李文正馆这几个图书馆都偶有去过。在文科馆，我习惯固定在三层的一个座位上自习，中午去旁边的清芬园（原七食堂所在位置）吃碗面。有了文科馆，清华在经管社科方面的藏书的确是大为丰富了，仍往往是早年的版本。经济学藏书在三楼和地下大库都有。一字班毕业十周年集体向学校捐赠了李文正馆的书桌，每张书桌都镌刻着捐赠班级的名称。在一字班学生会主席的带领下，我曾有幸作为组织者做了一点工作。

大名鼎鼎的科学馆，对我们最主要的意义是普通物理实验室。若实验室主任抓住学生数据造假，便用流传于世的名言教训他，“你这样的数据根据我的测算只有几百万分之一的概率会出现。”经过这般严格的实验训练，“不能造假”这四个字写进了物理系每一位同学的基因。

理学院广场是我眼里清华最美的设计，台阶、草坪、讲台、周围低调的红色建筑，清晨阳光里，或是雨后彩虹时，美得醉人。物理系毕业典礼、历次合影、学生生活会在这里。理学院东边是物理系，西边是数学系。物理系三楼报告厅和数学系南边的郑裕彤讲堂条件甚好，常举办

学术和学生活动。在物理系的一间办公室里，经两位教授面试，我被录取至基础科学班。老师们宽容真诚的笑容，大概是我对物理系的第一印象。大四到研一每个星期二的中午，我们几位辅导员都会到物理系一间被各式实验设备包围的办公室里，开学生组会。物理系学生工作组副组长，是目前为止我在清华担任的最接近教师角色的一个职务。在我要离开学生工作岗位时，物理系团委的同学们在三楼报告厅送给我一份特殊的礼物，珍藏至今。

大礼堂和综合体育馆是办学生节和其他大型文艺活动的指定场所。头几年，我还对参加这些文艺活动兴趣盎然，只是票很难排到，只能作罢。蒙民伟楼是艺术团的大本营，我至少三次参加艺术团代表队的面试，却始终与艺术团无缘。2004年，我有幸在蒙民伟楼领到了校团委颁发的“社会实践标兵分团委”奖状。

东大操场、西大操场、紫荆操场、北操，这几个操场常去跑步和运动。上过排球、羽毛球、手球、游泳、棒球课，参加过篮球、排球、棒球比赛。记得西操物理系足球队夺冠之战，我从仪仗队训练场奔过来着戎装举着系旗绕场跑了一圈。棒球队每周四、六两次训练，教练让我们多吃土豆炖牛肉多长肉，底盘稳了才能打好球。“无体育、不清华”是近年来才流行的口号。十年前我们只知道“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，这足以让每一个清华人热血沸腾。任何仪式上年纪大一点的校友讲话，如果能来一句，“我已经实现了蒋南翔校长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要求”，全场必爆发出热烈掌声。那时，校园里报名参加北京国际马拉松刚刚兴起，我大一参加了五公里，大二参加了十公里，大三

参加了半程，大四报名了全程，可惜那天睡过了。跑步很简单，但需要坚持。

第一至第六教学楼，简称一教至六教。六教未建好前，我在三教和文北楼上过数学课、物理课。考试周一一大早三教门前等待开门自习的队伍有几十米。在四教上了北京大学数学学院一位教授讲授的“流形上的微积分”，一学期不知其所以然，最后一节课老师的最后一句话，“这样就在一个拓扑空间上构造出一个笛卡尔坐标系。”他边说边用粉笔在黑板上很得意地画了一个小句号。那一刻我似乎全都懂了，第一次亲身体会到打通任督二脉是什么感觉。六教建好后，大部分课程搬到了六教，期末考试座位也缓解了许多。五道口的博士生入学笔试在六教，当时考生坐满了A区的两个大教室。

建筑馆报告厅能容纳几百人，一般是上全校性选修大课的地方。2014年博士开学前的暑期团校结业联欢会上，所在班级有个朗诵节目，我的台词是，“我到十五号楼下面的修车铺，想买辆自行车。我跟师傅说：‘我在这儿待了七年，硕士毕业、工作六年后又考博回来。’（观众欢呼鼓掌）师傅问我：‘为什么要费劲考回来？也不一定能毕业。’（观众爆笑）”

金融学院在早些时候是人民银行入职的面试地点。那时的五道口，外立面是大理石，门内方正的设计和机关单位一样。五楼是老师们的办公室，博士学位论文写作期间，在这里曾向六位老师一对一报告论文，老师们或推掉聚餐、推后约定的面谈听我讲，或给予别具一格、水平甚高的修改建议，或热情鼓励、要求快投快发快毕业。特别是导师为培养博士生倾注心血，严格要求，时时督促。既教学问，又

教做人，春风化雨，一身正气。念及师恩，不胜感激。

我在博士学位论文的致谢中专门为金博14班同学写了一段，后来不经意看到这是全班同学在论文致谢中不约而同的举动。紧张的学习生活中，35位同学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，也见识了彼此有趣的灵魂。班里年龄最长的同学，无疑是带头人和灵魂人物，治学、为人、写作、拍照都极认真，生活、锻炼习惯亦领风气之先，每读其文、每次聊天都颇受教益，实为2014级博士同学的楷模。还有一位和我同岁的同学，看书很多，学术研究极专注，但对写作业不太上心，对宏观、计量比较擅长，写论文期间曾和他讨论了几十个回合。记得第二学期期中考试前一天听讲座，收到该同学的核桃奶，考试前的焦虑心情顿觉平复了很多。

毕业前，曾想在周末找一天回学校，再体验完整的一天学生生活，在图书馆、六教上自习，到万人吃饭，去和相熟的老师聊天，在操场跑步，竟找不到时间。6月29日，在国家博物馆看展览，看到邓稼先在美国留学的照片。照片中西装革履的邓稼先1950年博士一毕业就投身国家建设。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？这张照片催人沉思。7月1日，清华新闻网登载了一条新闻《校领导“七一”之际看望慰问老党员、老同志》，照片中的老教授们家中朴实无华，很多在用上世纪80年代的简易沙发，简朴的屋子难掩他们精神上的富足、人生的达观和追求，其精神境界值得学习。

7月6日的毕业典礼后，在校园里拍照用了六七个小时。留恋徜徉许久，向清华学生生涯告别。

（原文刊发于《金融博览》2019年12期）